

自己

ZIJI

WANGXIAN ZHU

王宪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自己

ZIJI
WANGXIAN ZHU

王宪 著

北方联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沈阳 ·

© 王 宪 201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自己 / 王宪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313-4553-4

I. ①自…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90276 号

自己

责任编辑 刘 丹 姚宏越

责任校对 高 辉

封面设计 冯少玲

幅面尺寸 170mm×240mm

字 数 515 千字

印 张 25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http://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沈阳岩田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313-4553-4

定价: 38.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29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24-22936569

脱离理想就进入到真实。

在厂里

—

听王厂长交代完，可以走了，平峰破例没走，投过去比听时更认真的目光，问还有别的指示没。

王厂长果然不觉得多此一举，说话不再是只有一个下级在场的派头。拿出气魄，方着脸说：“这是厂子大事，你回去就按我的意见办，差半点也不行，你听见没?!”

平峰很好地答应着是，目光罩着绵软，整个脸娃娃起来。得到明显不耐烦了的“去吧”，把记录本揣进兜里，就进入工作状态似的，低着头，眨巴着眼睛，带着再也放不下的沉思，边想边往外走，从王厂长办公室退了出来。

来到走廊，平峰的脚步轻快起来。现在他心里好多了。他掏出手机，给大哥打电话，重复昨晚本来讲好的约定，说他下班准时到市三院，和他一起接由妹妹陪同检查身体的母亲。

大哥在电话那头急而低地说“知道知道”。

平峰说“好，那就这样”，又办完一件大事似的，带着满意的神情关上了手机。

平峰当厂办主任经历过两种任用制度：

一种是完全不用表现个人当官意愿的组织选拔任命，上任后还有条件在干得不痛快时讲自己当初怎样不想干，拿职务出气。只是容易让没官场经验的女同事，生出看见别人被逼上梁山的感觉，陪着一声声叹息，遭了有些一样的罪，就需要被劝才走得了，反而比他自己安慰自己还累。

另一种是上下结合的评定，需要个人公开述职，讲过去，特别是未来，把自己轰轰烈烈一番。但表现个人当官意愿并不赤裸，凡在关键处都方便使用为了厂子走出低谷、我不干谁干这类一贯被人接受的词蒙着，同样可以获得脸上好看，火



线申请入党一样。

两种制度都很符合他近年来的实际，他都适应得很好。他用不着说自己想当官，只凭过去的业绩，和好听但听众自己一年后也不一定记着要求——落实的工作计划，静静等在一边就行了。然而这次即将实行的是公开竞聘，他必须在大庭广众之下和人拼，明确说出他想当这个官，然后围绕这个中心破开脸，抛掉往日的儒雅，不怕声嘶力竭，像自己也烦的人那样，缺少自知之明地弄出除了他天下谁也不行的气势，把自己是这块料闭着眼睛说够。

这样一个公开说，坏了他的当官心理，他忘不了如今他已是能做不能说的人了。他可以做得呱呱的，却不能说得呱呱的。他的精神负担很重。他有一万个理由担心人家听了他的当官申请，直接想说他脸皮太厚，看着他更不顺眼，就借这次可以不必直说那事的机会，用一句官迷串联一片，把他臭下去。他再也保持不住过去当官的心态了。他再也不含含混混模糊不清了。他自己也开始愿意承认他的那些补救难以有效，好像这一承认就获得了踏实。于是简单了，那事就在他努力很久之后还是个事儿，他与组织长期要求的型号就明睁眼露地不一致，结果竞聘还没开始，仅是听王厂长一说，就在心里为自己今后去演讲当官，写上和厚颜无耻差不多的字。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不敢去想等待他的是什么结果。在前途凶多吉少的时候，他非常想看王厂长还像过去那么指挥他。他那么指挥他，他就不怕——王厂长正常交办工作，对他像过去一样粗暴，有点不把他当人，就是他继续当官的底牌。只有他不把他当人，他才能体会出他仍是他的人，看见给他当部下的希望，获得存在下去的自信。

多年前，在他精神上不再有那份紧张的时候，他和王厂长的关系就成了这样：他是他的人，他就不把他当人。而他越恭顺听话，越是他的人，他也越有理由地不把他当人。不把他当人，是关系理顺的标志。他在这样的标志下，能够感到当官的安全。他习惯他不把他当人。他需要他不把他当人。他跟他越久越庆幸这里面潜藏的内容。他永远忘不了一旦他对他客气，把他当人了，他就该到站下车了。王厂长每次找他决意撤掉的干部谈话，都特别把人当人。只要对方抽烟，全过程就必须抽他的烟，有个你我不分的气氛。如果是女性，就沏茶，摆上白白的瓷杯，并强调这是他出差时徒步多远到哪哪哪产茶区才买到的好茶，绝不是厂办用于招待的大路货。他在这样的氛围里生动起来，常语重心长到发音需要配上一点带有哽咽味道的沙哑才行，非常婆婆妈妈，表情也婆婆妈妈地丰富。在让别人看到这一切的同时，他自己也能看见似的，就被鼓舞，彻底地沉入最后一次谈话才有的滋味中，有些再停不下来。那是十分认真的，还能替人说出人家自己也不见得能说出的种种好来。都是临时算作的优秀工作表现，只是事不大，发生时

间短，属一闪之类，是多个一闪而过在多年后拖拖拉拉的集结。于是从企业角度，他就有理由是他必须代表全厂加以感谢的功臣了；从私人角度，他就有理由是他必须凭着多年交往加以感谢的哥儿们了。他可以一直说到他不好意思，也开始那样说他。不过一谈完，这个人就算履行完被撤职的关键程序，只剩干部科下达文件，把撤职消息向全厂公布。

来自长白山八月山野的风，从北窗吹进来，从南窗吹出去，全无一点声息。走廊褪去曾是闷热的温度，于狭长的暗淡中凉爽着几分秋天的惬意，完全可以想到整个城市在清晨会有的滋味。平峰离办公室近了，能听见熟悉的声音了，心情就更加好，就再也不是那个被王厂长有点不当人的人了。他仍是半小时前去见王厂长的模样，一脸光辉。出了王厂长的门，他就是众人之上的人。大家都愿意围拢他。即便是同级，对他也笑容可掬，绝对不在他可能知道的情况下得罪他——他自己也能觉出他就是这个厂的总理，除了他们厂的国家主席大，就是他大。只要他们厂的国家主席不在身边，没有一人之下的陈列，即使他什么话也不说，什么事也不做，也能透出代表他们厂国家主席的资格，可以和不把他当人的人一样，有着说不尽的体面，每个笑容都散发着聪明一点的人就能自己变通出来的威严。他可以指挥千军万马，让人一呼百应，无数班子计划都是通过他实现的。他终于是在一步步熬到厂办主任后领受到当官给他带来的这种气氛。这种气氛很男人，很多时候就觉察不出呼呼啦啦的东西与性情里的成分有什么不合。他什么都不再想，现实模糊着理想，气派抵消着酸涩，心里了不少克服不了的矛盾。

平峰曾经有过几次另外一些途径的发展机会。每次机会都和他的文凭有关。生在知识分子家庭让他好学又必须学，在可以后补上大学这一章的时候，一下念了两次书，有了两个第二文凭，便在成功解决不是点什么就在外面被瞧不起的问题之后，又解决了不学点什么就在家里被瞧不起的问题。

最先拿到手的是工艺美术专业，那时候平峰就可以去当技术人员。如果当到现在，应该是取得高级技术职称，与大学教授同级。也有一开始就能够预见物质利益的。一九九三年几个大学同学要去闯深圳，更夸他有才，非喊他一起去不可。听说他们去深圳第五年，办起一家很好的公司。如果当时他跟着去了，现在至少也是管技术的副总，一月十几万拿着。不过他至今不知道后悔。他根本想不起来想这些事。他喜欢当官。官这个概念在他心中是相当严谨的，必须处处透着一个国字：个人身份属于国家干部，所管人员属于国有职工，工作则是落实红头文件，归属国家那条线。他认为只有当的是与这些内容联系在一起的官，才算是个官，哪怕待遇差点，按领导人数换算级别低点。这些年，他一直把所有上进劲头放在当这样的官上，努力工作，努力当官。



在北纬四十三度至四十五度之间，在海拔多是千米以上的高度，森林茂密而品种单纯的长白山山地从东北向辽河平原伸展，城镇越来越密，楼房越来越高，树木越来越少。老城处在这条渐密渐高渐少的变化线上，是座中型城市。

在全市各行各业比着盖高楼、装修门面、竞相闪耀堂皇新色的时候，厂里的党政工青妇机构都挤在一栋红砖小二楼里，办公条件就只能用狼狈二字形容了。这楼曾是一个日本富贾有点度假性质的别墅，一年三季空着，只在夏天特别需要感受从长白山腹地散发过来的清凉时，主人才把人参鹿茸生意交给店里的账房先生全权管理，携带娇妻从上海来此小住，让楼内不再是只有窸窸窣窣的打扫声。那不过也是原来应有的气氛，即便响亮起来，也从容淡远，不值得记忆。可在过去七十多年的另一个年代里，依旧是这栋小楼，认真容纳了十多个部门六十多号人，成天忙着永远忙不完的事，就令一些烦躁的人，有点痛快地爱讲这样的过去，有理有据地进行公开的讽刺。

过去厂办只有一间屋子，是本着利用现有条件的思想，借二楼阳台空地用旧砖砌出来的。等平峰有了心眼，想弄个属于自己的办公室，就找工作上的理由，腾空了小库房，搬了进去。这间硬挤出来的厂办主任办公室，是全厂环境最差的，紧挨着厕所，即便天不热，没有风，也有明确的厕所味，从破败的地板下钻进来。刚进办公室气味最大，明显扑脸，他就习惯马上把窗户开到最大。如果已经开到最大，就习惯看窗户那么一眼。

平峰把公开竞聘中层干部的通知写完，誊清再看，拉开了一定距离，骤然上来一份紧张，没了起草时的状态。他为竞聘者必须在思想、业务、作风具备六项条件措的辞越响亮，越符合王厂长交代的思想，他自己越尴尬，简直就是为自己下台写的，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他有种被悬空吊起的感觉。他不知道被他鼓动起来的人们，会不会真的按这些词行事，把他用尺量个分毫不差。

平峰打了两个电话，把原打算自己去做的事安排出去。木脸坐了一个呆相，抓起老城日报看。照样是有婚介公司充满暗算的阔姐征婚广告与时政搅在同一版面，却没看出往日的趣味，什么也不猜，把报往桌上一扔。

上午变得格外漫长。挨到午休，像往日一样传来熟悉的声音。高跟鞋在水磨石楼梯敲完，又敲铺着地板的走廊。声音响到最大时一停，门开了，露出一张青春的脸，洋溢着总算到了的情绪，很是兴致勃勃，春萍就端着亮闪闪的不锈钢饭盒走了进来。

平峰想起叮嘱不用锁门，但晚了，春萍用脚一钩，身子往前一闪，就把暗锁带上。他站起，走过去补救，拧动暗锁旋钮，收回锁舌，让门只关不锁，处在不是往日那种简直有点忘乎所以的状态上。

平峰说：“‘王’去珠海回来了，弄出个中层干部公开竞聘。看来咱俩儿的

事，也得陪这次竞聘在大家眼皮底下过一遍……”他停下话，移开目光，尽量不看春萍的脸。

这间硬挤出来的办公室，墙面也不干净，不知道上次粉刷是在哪一年。特地挂着一张要来的旧塑封市区地图，三尺高，七八尺长，占据着目光平视容易触及的面积。在地图上，老城依然是近似茄子的形状，显示着沿山脚而建的特点。标志不同区域、地点的色块，一律鲜艳，却被众多不直的街道打格，切得细碎，便多了新兴城市在规划中建设所没有的杂乱，远看上去，斑驳得像脱了皮的古代壁画，可以想象很多，也常常只能是茫然无物。

静静地坐过去那个劲，平峰吃力地把话往下说：“还是避几天别人的视线好，省得麻烦。”

春萍扣上饭盒，露出离开的模样。

平峰扫一眼，没说话。扫第二眼时，有些愤怒了似的：“保我，也是为了保这间屋子！”

春萍仍然拿着饭盒。

平峰叹一口气，换了声音：“听话，要走也不差这一会儿。吃吧吃吧，吃完了再走，啊？——”投过去和言语一样味道的目光。

女人过了三十，便进入不易听见别人哄的阶段。春萍默默打开饭盒吃了。吃着吃着没了正常速度，就扭头往窗外望，等一下一下嚼完，咽下去了，又吃另一口，又扭头望窗外。她不肯把脸转过来。

窗外依然是望不见被森林覆盖的后山，只有无数窗户在旧式厂房房顶迎南坡北地陡立，锯齿状地一排排排远。在每排锯齿端头的三角形砖墙上，写着标语。可以看清的，依然是一个个醒目的红字，把“防止火灾、人人有责”也排出很远。几只麻雀飞来，不紧不慢地在房顶上跳着。停时羽毛被风飏起，胖成绒团。厂区很静。春萍没有哭。

平峰特别想抽烟。点上烟，望着桌角，坐在那里抽起来。

春萍说：“你也吃吧。”

平峰说：“我不饿。”看眼春萍停在自己脸上的目光，又说，“我没打饭。你先吃吧。”他咧开嘴巴，很有理由似的憨笑了一下。

春萍又吃两口，就算吃完。对着裙子圆出来的膝盖，低头片刻，说：“我走了。”

平峰没应话，磨磨蹭蹭才说“才十二点半”，心里也无法料到地有了之前不让走的另一个内容。他把门锁上，走过来搂春萍，想和她好一下。

春萍没动身子，由着平峰。没一会儿说：“别了。真的。没一点情绪。”

平峰的手僵在春萍身上。不再愣时，心情直转急下，即便春萍很女人地引他



好，他也进行不下去了。他干巴巴地坐回原处，后来说“那你走吧”，说完脸色更加不好。

春萍还是走了。门在平峰的视线中，关出暗锁咔吧一声极清楚的响，之后停住一方因当初白漆不够刷得过薄而花出来的木色。木色已比原来深很多，显示着红松在色泽上日久愈加沉着的气质。

第二天中午春萍没来。平峰一个人了，自己吃完饭，并了几把椅子，往上一躺。他想睡一会儿，可睡不着。他知道这就是他再次出任厂办主任之前的午间生活了。再次出任的时间有多长，他的这种生活就有多长，午休突然特别不好过。

平峰后悔过早对春萍说避几天的话了。才意识到在公布竞聘中层干部通知前，日子仍会像过去一样，人们习惯过去的习惯，绝对不会比过去多看他一眼、多想他一下。他很想让春萍趁没公布再过来，可心里一酸，没打这个电话。他已经觉出，在眼下的气氛里，自己那样不了。他自己也不大相信还有那样的能力——能做是想象里的事，不是实际上的事。他担心他会在那一刻精神溜号，鬼使神差地想正做着的事，即将是人们分外琢磨的事，把猜测人们会怎么对待他勾连起来，心里配上的全是不无尴尬的感觉。现在他自己就不知道还怎么珍惜眼前这几天只是在感觉上属于他的时间。他最怕发生不专注的事了。他悲剧过。他曾因记着下午上班就出去给王厂长办事，结果尽管时间够用，却和春萍没行。并从此是个事儿，在后来明明整个下午什么事也没有，有的是条件做好，也自动紧张，毫无根据地怀疑起自己，很怕像那次做而不成，就真的做而不成。一次不成，引导出多次不行，给他留下相当顽固的印象，以至在重新行很久后，他还在刚完事时想到那段历史，瞬间有着一样想感慨出来的庆幸，好像现在还是靠意外碰上。

他没兴趣想本来想想的事了。他掉头想竞聘的事，却也散散漫漫，时断时续，专注不了。他的心情烦躁起来，后来内容不再模糊了，心思转了回来。他埋怨春萍不知道体贴他，让他在不像现在这样理智还可能行的时候，利用那天中午最后一次机会和她好一下，把两个人不能在一起的时间往后拖拖，往短缩缩。就记起她与他没在一起已经有多少天。那是非常准确的。并不是七天。在那天之前，还有四天，一下就是十一天。此后他每天中午一躺在椅子上，就一定要数一次两个人没那事有多少天。这个数字是变化的，不能一天数完，他就一天天地数，那数字就一天天增大。

他终于生气春萍过于听他的话，没不让她来，就是要来，天天要来。他记得很清，以前她天天中午都要来。有时他开会怕回来晚，还不得不给她留门，让她在屋里边吃饭边等他，哪怕他回来时根本说不上几句话。两个人每天见一面，几乎是必须完成的程序，形式也是内容。

春萍是平峰的情人。自从两个人好平峰就变了：

快乐时，觉得自己应当好好工作，对得起厂子，也更不在意王厂长不把他当人。这里面似乎包含一个他自己也说不清但能感觉出来的换算公式。如果王厂长把他当人，他就不可能是厂办主任，也就没属于他的办公室。他想象不出，没这间房子，他和春萍还能历经时间好成现在这样。即便他装不在乎那事，春萍也不见得不在乎。所以一切只能是这样，只要他和她好，他就必须接受不把他当人，来换取办公室这间房子，以保证两个人有地方，好不是精神会餐的干好。而心绪让一个女人的柔情一勾，也早把不被当人勾得很值，有点不怕再来一万次能间接带来这般柔情的不把他当人。就是从那时起，他的境界有了某种提升，即便认真去想当官的全部境遇也不怕，也真的不为不把他当人痛苦，不为找不到一个能理解他有这种痛苦的人说说而郁闷。他的感觉比在众人之上要来得好，有的时候想法还古怪起来，有些能从上下级角度去理解王厂长的行为，也开始明白王厂长就这性格，知道你接受不了这么一个的人，你就当不了他的部下，完全是和那些只顾当官的中层干部一样。他还是感谢王厂长让他当他的部下，就像感谢厂子能提供他在有春萍这样一个女人的地方工作一样。这些都是发自内心的。

心慌时，脸比过去小。给办公室开会，尤其是主持一本正经的党支部会议，说话也坦然不起来，后背止不住地冒汗，差不多每次都有遭罪的感觉。他更没架子了，笑容常常摆在脸上。到了月底喷漆车间大干，想着深入现场，和工人一样穿着水靴，在为除尘设置的水面上干活。有不被领导发现的把握时，就想着为人服务，透露点班子会上的内容，提醒当事人该怎么做，不把事态扩大，免得被视为故意和领导作对，最后弄到自己吃亏。而遇上外捞，哪怕是待客剩下的小半盒烟，属于那种拿了也永远不会被人说出半句话的事，也让给部下，走时主动为人往兜里一揣。

在那样的朦胧中，有时也上来一份非常的清醒，自信了解男人狭窄起来的心态，相信一旦发现漂亮女人和比她大一轮还多的男人好，会被拿去认真看，成为别人比自己大占人生便宜的证据，由此心中大发火气，与占便宜者势不两立。他理智了，开始真的战胜自己，就情愿先低气，做到让，在所有可能化解的地方化解。

也是在那样的朦胧中，感到这也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保官计划，相信只要这样做下去，即便哪天别人发现他和春萍的关系，有了证据，也不忍心下手，想一下他人如何好，从不做，也就顶住这件本来与自己、与厂子都无关的闲事。就是从那时起，他一直这样为今后准备着，日复一日地把官当贱。他的当官滋味并没因此变坏。他并没把自己看贱。他守得住以往的那些满足。他想象不出二到什么程度的人，会因为人家举止亲民，真的不把官当官。

春萍却和平峰不一样。因为两个人好，脸变大了，有多少愉快就往脸上写多



少愉快。她心思中有一份任性：与平峰的事，是她自己的事。除了她丈夫有点理由问，别人根本管不着。而她丈夫，又是永远不会知道的。每天中午，往小二楼一走，她的表情就一步步变化，先是看不见工作的疲倦，然后在每个路过的玻璃窗，仔细看里面的自己，一次次检查具体部位上的形象。等上了楼梯，进到那屋里，即便碰见平峰的部下在，也毫不掩饰一瞬间看见平峰的滋味。她的目光很亮，软软地，透着整个人都贴上去的味道。她不是不想听他尽量避着别人的提醒，她控制不了自己，答应得再好也没用，一遇实际就忘。一天二十四小时，两个人毕竟只见一次，是等了二十四小时才见上的。她到底因为做不到答应，再也耐烦不了提醒，就找不听的理由给他听，说“反正别人都是不当咱俩儿面讲，明一点倒让人家看着地道，自己也少点做贼的感觉，在厂里往来就自在”。她不再管他说什么。她不再理会人们觉得、知道、认可这三者之间还存在界线。她中午上他办公室更大方了，来去都是鞋响：敲完楼梯敲走廊，回去时反过来顺序敲第二遍，敲完走廊敲楼梯。整个小二楼都能听见她的高跟鞋，把他们两个的幽会时间，分秒不差地张扬出去。平峰恨死高跟鞋了。

春萍是设计科的技术员。白天忙设计还好些，可一到夜里难熬起来。在打点孩子上床睡觉后，她有的是时间想平峰说的那句话，也开始闹心他俩的事不得不陪公开竞聘过一遍。她不知道过一遍，能过出什么结果，会不会让平峰下去，整个气氛有着形容不了的沉闷。她第一次知道害怕。有那么两天夜里，心又横了，生出爱怎么的就怎么的劲，恨不得让日子一下就过到有结果的那天，哪怕他就是真的下来。她只求能快，马上结束这一切。她实在熬不起了，受不了一个人老猜。她一躺下心里就乱哄哄的，闭着眼睛头疼，一个不眠之夜连着一个不眠之夜，一切都只能在天亮后才好些。她喜欢天亮，天亮就可以起床、做饭、上班，去忙什么也来不及想的白天。而且在班上，很多时候被透进窗户的阳光一晒，眼前模糊着昏黄，想像夜里那样清醒也做不到。那就在醒时发现，自己已经趴在设计台上睡了一会儿，把夜里没睡觉往回捞了不少。她愿意过白天，不愿意过黑夜。她希望家里的黑夜，也能像单位的白天一样。她需要更多的黑白颠倒，把黑夜全部颠倒过来，不再有一个黑夜。

设计科在西楼一楼，与小二楼斜对。中间隔着一方比篮球场大些的广场，1976年以前用于机关做广播操，后来总有聚众闹事的，便开了两次整顿治安其实是不让职工到社会上跳舞的大会，是别墅花园改建出来的。即便是用水泥重新造就的地方，也没经受住改建后的时光，早已不平不整，龟裂出树根状的裂纹。脱落的地方，露着红砖，还有黑褐色泥土，就在上面长稀稀落落的杂草。如今没了那些人多的事，也不冷落，成了厂长的停车场。只要王厂长不出去，灰漆中闪现

点点金属光的桑塔纳就停在上边。王厂长让厂办在显眼的地方，摆了十盆栽在木桶里的柏树，创造出蓝天、树荫、别墅、街道、轿车组成的动漫效果，成为厂里还有一眼的景点。

从窗户望出去，春萍能看见小二楼，但看不见平峰办公室的窗户。窗户被废弃的篮球架挡住了。可是越看不见，越知道窗户就在篮球板后面，而窗户里就是自己时时惦着的人，更一点也不知道他的处境似的。结果本来来不及想的白天也开始想，白天也变得和夜里一样。她常常望着篮球板发呆，不知道时间。

屋内突然闹个什么事，声音炸起，仅有的九个女人聚过去八个，就在一张桌前围坐成菊花形状，让一声声说笑从中间升起，也花状地绽放开来。即便到了最开心的时候，欢乐的人也忘不了这边还剩一个，就借前仰后合之际，带着某种不为人知的得意，转过脸，扫来一眼。嘴巴也随着这转脸，把没及时停下的笑声扬过来，像是不再吝啬，允许这边的人，配着笑者的表情多体会到一点，那笑就更有些是用心渲染出来的了。

春萍移开目光，把头低在设计台上。她不问她们因为什么事。她习惯没人告诉她，让她加入不了快乐的事。

科长宋霞在隔壁办公，闻声走了进来。表情相当严肃，让屋内立刻静了下来。她自己身上是另外一种气氛，很有生活态度，穿得颜色极跳，毛衣是杏黄色的，一字领开得很长，从窄缝为过于饱满的肩膀露出几分也算是精致的味道来。只要不去厂部开会，在她说了算的设计科，她就不穿外衣，只穿毛衣。她喜欢在班上穿毛衣的感觉。她的毛衣比别人多很多，两三天一换，式样、颜色也属于时髦的那一种，在工厂可以比在任何地方更显眼。她的性情也有了一份去不掉的浪漫，一直相信世上存在完美，也一直伴着遗憾。习惯用太不理想了的话，表达惊讶、不满、愤慨，总结工作的会上也这么说。最初的太不理想，是找对象遇上意外，以至赛诗的时候，本是在念一首“阳光穿破云层”，却停止在云层上，老不见阳光怎么穿破，就已经声音越来越哑，“百灵鸟想飞上天空，因为地面乱。百灵鸟想飞下天空，因为食在地面……”断然站在那里掩面哭了。这首唯一牵动所有人的诗没被厂报发表，并指定不准她再登赛诗台，也不准任何人再脱稿即兴发挥。

宋科长发现春萍看她，走了过来。

春萍好看地向宋科长笑笑，立刻意识到不说话不行了，红起脸。说了两句又没话，就说她妹妹周日告诉她的事，是北京街“美人眼服装店”处理过季的连衣裙，式样怎么好，价钱怎么便宜，放到明年穿也合适。说其中还有十多件据说是中国工厂为法国商来料加工筛下的不合格品，但不知怎么没按合同规定销毁，公然佩着那家法国公司的商标往外卖。



宋科长感叹中国人真鬼，幸灾乐祸起来。她说她正缺欧式夏装，埋怨春萍没早对她说，神色严峻地担心已经买不着好的。她决定下午去，让春萍也去。

春萍说：“靠椅没画完。”

“那有什么关系呢，回来再画！”宋科长转过脸去，大声告诉一组组长，“下午春萍跟我出去一趟。”

春萍的脸又红起来，闷着不说话。

“你不买一件呀？”

春萍说：“我不想买。”

“买吧买吧，不买一样的就行了呗……”直把春萍劝得点头答应，宋科长才快乐起来，说话不再急了。她并不把春萍比自己多出的那份年轻，看成是多出一份好看。她虽然处在女人最敏感同类年龄的年龄，心态却处在可以无限年轻的阶段，没一点那样的敏感。而且常是在心里涌动热流的时候，必须用永远修饰那里面的坚定，是永远也不觉得哪个人能比她好看。她不用自信也是自信的。她只想把春萍这个和自己一样知道生活的女人，打扮得漂亮一点，成为设计科的第二，排在她的后面。

宋科长走了。春萍心里好些了，不再理会屋内那看不见又处处存在的压抑感。

春萍的手机响了，宋科长让她到她办公室。

春萍刚走进科长办公室，宋科长就皱着眉头，心疼地问她的脸色怎么有点发灰。

春萍说：“灰吗？”笑了。

宋科长不允许她的话被玩笑没，说：“那你自己看看。”

春萍接过宋科长递来的小镜子看，又擦了擦并无灰尘的镜面，在轻叹一口气后，坐在那里不说话，没表情的脸显得严肃下来。她的五官无论单看还是合看，都属于一般。往日被白净肤色一衬，黑的地方黑了，粉的地方粉了，另出一种味道，就女人起来，是不抹口红也有一份妖娆。可是这么重要的肤色，的确是有点灰了。

宋科长说：“和平峰吵架了？”

“没有没有。”

宋科长说：“我接触平峰不多……他怎么了？”

“他没怎么。”

宋科长说：“你好像不愉快。”

“没有。”

宋科长说：“没事？”

“没事。”

越说没事，越觉得有事，宋科长就非参与春萍和平峰的事不可了。当即以一

份特别的热情做婚外恋指导，开口就是老师训话，极武断地用太被男人好的女人，常因小就自己矫情，事事跋扈，当男人的女皇，把春萍劈头盖脸地批评了一顿。然后又坚决当小两口才会发生的小摩擦，说开调解的话。她的话很长，在婚内婚外两种男女关系的情境中穿梭着，十分随意，于是东也是西，西也是东，透着不过是一回事的味道，便再也分不清丈夫与情人的界限，只需要以一颗一样的心去同等对待了。她重新捡起年龄小这个题目，从小出发，非常理解年龄小的女人容易感到吃亏，时时委屈，便有了新的口吻，说“让他给买钻戒，明天就买”。她为这样的主意快乐地笑起来，之后哄春萍似的说“和他要耍脾气，让他知道你厉害就行了，该去还得去……”，就弄出姐妹之间才有的气氛。终于忍不住提炼这么好的劝解，以有情人终成眷属为前提，向春萍感叹主观愿望框架下的人生奇巧，肯定两个婚后人还能走到一起就不容易，就是缘分，就应当珍惜，就别让耍脾气给耍没了。她的目光那样亮着，散发出笑意，相当甜蜜，早把话劝得不是话，而是一种感受，不知道她的心思停在了什么地方，弄得春萍慌忙脸红。等说到男人爱犯毛病的事，也不主张管，很是比贤妻概念里的女人大度，只管用一种完全不在意的超然美泰然处之。她更停不下话了。她说出婚外女人比婚内女人的优势，把眼睛长长地一斜，很倔似的肯定“不然他也不会去婚外找了”。她特别相信婚外女人的力量。她嘴角一弯，来了那个劲，就教春萍如何和平峰较劲，“他这几天忙，就让他忙。忙又能怎么样？说不好听的，还真想看看这小子能忙到哪去！”立刻忘不了加上几分只有在婚外恋滋味才足的笑容，与春萍早有阴谋般地挤挤眼睛。得意地有点行了，才把话说白，就结合实际，展开她对生理的观察，“他这个年龄，顶多忙七八天。七八天就是一个坎。他早晚忙也不说忙，急着找你”。她强调这和他天天回家睡在有妻子的床上不是一回事，相互顶替不了，一个是想让也不行，一个是想不行也不让。她红着脸笑起来，仍没有太多的不好意思。她并不在乎和部下说的是是什么。她只是非常想说，也非常想听。她说够了，才一脸正经地为平峰的品德说公道话，说他并不是那种爱拈花惹草的男人，肯定他忙不出别的内容。

春萍不再低头，看着宋科长，表情生动起来。她没想到，别人没注意她这些天中午没过去，情绪不好，宋科长却注意到，还想着劝她。她感动了。她再没一点待在设计科孤单的感觉。没过片刻，想起提中层干部公开竞聘能怎么民主进行。

宋科长明白了，故意一笑，露出几分嘲笑春萍的味道。她并不知道中层干部公开竞聘的事，和春萍唠唠平峰工作，便坐不住了，拿起桌上的电话。满脸春风地打了一会儿，说完外人听不明白的话，笑得脸蛋绯红，才问事。放下电话就对春萍说：“放心吧，没事，不是冲平峰去的。现在不是时兴公开竞聘嘛。改革时兴什么，王厂长就整什么。也是，不折腾白不折腾。折腾一回就能划拉点钱，折



腾十回八回就够给儿子结婚买房了！……”

王厂长在领导班子中年龄最小，却有架子大的习惯，戴着斯文的无框近视镜，喜欢在人面前文质彬彬地摆长官的谱。一摆长官的谱，就显工作狂的劲头，即便闲聊、聚餐，或在一起泡澡，也给人做报告似的讲他管理厂子的思想，把人说说得频频点头，很出围着他转的气氛，也就更有理由居高临下，一个人说话，把话说得更长。他愿意表现自己新、锐、前，很有思想，年近五十，仍才华横溢，和高等学府的学子一样。他很能讲，在职工大会上从来不用稿，并没半点啰唆，绝不用啊啊之类的声音拖着时间，去想下句话。到了一泻千里的时候，常常是涉及很多方面，知知识识的，但没一点背的紧迫和急躁，全部抑扬顿挫，有声有色，节奏处理得很好，能够让人感到逗号是逗号，句号是句号，每一段落都在最恰当的地方转承，是篇可以说里看见的精彩文章。去市里开会，讨论宏观题目，他也这样发言。曾经风光一时的前辈，不免说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话，就从人类发展规律得到了宽慰，听他的发言顺多了。

王厂长长期受过讲话锻炼，人生一直与讲话联系在一起。下乡时是青年点点长，复员前是班长，上大学时是学生干部。到团市委才二十六岁，就在青工部当了下大厂指导上万团员青年活动的干事，还兼任市青联委员。不过在团市委干了五年，只见后到团市委的人超过他，当部长的当部长，当书记的当书记，简直是莫名其妙地当官，而他仍是非领导职务系列上的主任科员，便心灰意冷，想起转业。他求在市里担任领导工作的老书记说句话，调到松青林场办的这家企业，当了全厂再无一人能超过他的厂长。第一年格外兴致勃勃，见了哪个都笑容满面。还不怕作为一把手，有点小儿科的毛病：春节给属于老头子的班子成员拜年，不直接打电话，热衷于通过传呼台，往人家传呼机发信。就方便在拜年话后面，说不太好意思当面赠送的话。“我送给你一个小屋，屋里什么瓜果都有，每个瓜果都是一个希望，希望连接着你和我”。他身上本来只有这一种气质，需要别人行动时，却说得了被两种气质笼罩的话，可以是意味缠绵的“送给你一个小屋”，也可以是气势粗放的“扔掉南北干东西”，并且是在会上口号似的喊，而且一样由己由衷。他精心经营着这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但没过多久，工作就开始喜欢向当初他很反感偏偏又是能够超过他的人学，把派头弄得也有几分像，嫩巴巴的嘴就能说出强得有些生硬的话。厂子越不景气，他学当初反感的那些东西越像。调研就是他学会的一样。他喜欢用调研这个词，在工作前润色自己的出发，在工作后阐述自己决断的科学。而一调研，便往南方吃穿住明显优于老城的城市走。回来就在班子会总结心得，说再不改革不行了，必须怎么怎么干，就布置新的改革任务。他有的是心得，也决不回避在那吃到了什么好吃的。他把人家好吃的，与自己该做的，结合在一起，不停地切换、比较，香喷喷地生发出感慨，就那么发